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儀

(下)

著翬培胡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儀

(下)

著 翬 培 胡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二二五〇)

國學基
本叢書 儀禮正義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

著 者 胡 培 壘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儀禮正義

卷二十六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別錄第十二。

〔疏〕

正義曰。此與下既夕禮本爲一篇。以簡冊繁重。分而爲二。此篇所載。至

卜葬日止。皆在未啓殯之先。故鄭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也。云士者。以禮記雜記喪大記諸篇。所言喪禮。多君大夫士並陳。此篇則專言士之喪禮。故以士名篇也。賈疏云。天子諸侯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據鄭注喪大記士沐梁。及大小斂陳衣。與此異者。每以爲天子之士。則鄭意以此篇爲諸侯之士禮。明矣。姜氏兆錫曰。士喪禮。是士自死而子爲之喪之禮。以下文死于適室。復以爵弁推之。可見所謂葬用死者之爵也。舊乃謂士喪其父母之禮。失之矣。吳氏紱曰。此主有位之士。其子喪之之禮。至士之父母妻長子死。喪之從同。仕焉而已者。禮亦如之。若未仕之士。未必有赴于君君弔之事。而其他亦或從殺矣。今案。古者士之子恆爲士。士之父亦士也。下記云。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賈疏據此。謂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則士之父母死。自用士禮。明矣。吳氏說較爲周備。賈疏又謂記不云父者。以其經主于父死。故記不言父。此說非也。案記云。赴曰君之臣某死。即指父言。以士之父亦君之臣也。云喪於五禮屬凶禮者。周禮大宗伯云。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下卽云。以喪禮哀死亡是也。各本凶下無禮字。據集釋增。小戴第八。先大父。樸齋先生三禮目錄校證云。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十三。第八乃是士虞禮。臧氏庸本徑改爲小戴第十三。○維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萬氏斯大曰。前此喪禮已亡。微孺悲之學。幾無可考。故當時小斂之奠。曾子云在西方。子游云在東方。未成服而弔。曾子則襲喪。子游則湯喪。賈憂之反柩。曾子以爲禮。子游以爲非。兩賢並及聖門。於禮尙未能歸一。由無成書可執也。欲則儀禮十七篇。必謂盡出先王之舊。殆亦不深考也。今案士喪禮制自周公。至孔子時。雖廢不行。而其書尙在。故孔子得以教孺悲。非孔子作之也。萬氏據此。遂謂十七篇非先王之舊。過矣。至曾子子游之異議。由當時喪禮久廢不講。非無成書也。然周

公制禮。當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今惟士喪禮首末完具。次第井如。而天子諸侯大夫禮散見於傳記者。多不全備。故謂士喪禮之書。由孺悲之學而存則可。以士喪禮爲非先王之書。則不可耳。

士喪禮。死于適室。輻用斂衾。

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疾時處北墻下。死而遷之當闕下。有牀衾。輻。覆也。斂衾。大斂所井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喪大記曰。有

始死。遷尸于牀。輻用斂衾。去死衣。

〔疏〕

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牆也。本亦作墻。張氏識誤從釋文作庸。李氏集釋同。宋殿州刻本。明徐本、敖氏、通典、通解、俱作墻。毛本誤闕。又注死而

遷之當闕下。嚴本、徐本、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當。毛本誤南。阮氏校勘記云。據疏內稱北墻南闕者非一。似可兩通。今案。校勘記之說。非也。下篇記云。寢東首于北墻下。又云。設牀第當闕。鄭俱本此爲

說。知作墻作當者是。禮經釋例曰。室在堂後。南有闕。北惟墻。無闕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墻戶。毛氏傳。向北出闕也。庶人葦戶。然則北闕。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案。北闕燕寢亦有之。宗廟正寢之室則

無。任氏啓運宮室考云。或以爲室北有闕。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闕。亦據詩塞向爲說。私室。卽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墻無闕。郊特牲云。薄社北闕。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闕不北矣。今案士昏禮。婦盥

饋。席于北墻下。鄭注。墻。牆也。室中北墻下。又婦廟見。席于北方。鄭注。北方墻下。是北唯有墻無闕。諸說甚確。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闕下。鄭注或爲北墻下。釋文。闕舊音容。知或本作墻爲是。作闕誤也。論語。伯牛有

疾。自牖執其手。皇侃義疏云。牖。南窗也。君子有疾。瘵於北墻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案。皇疏言北墻。足爲北墻之證。實勝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闕下。亦承疏文之譌誤耳。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闕下之文。惟

室南有闕。北無闕。室內止有之一闕。故言闕下卽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下經云。商祝執巾從入。當闕。又乃襲三稱節注亦云當闕。則作當爲是。作南。誤矣。注云。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者。案自天子至士。

皆有正寢燕寢。詳士昏禮。燕寢。常居之所。正寢。唯齊及疾乃居之。檀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內。正寢之中。是也。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又謂之適寢。下篇記云。士處適寢。此云適室。卽

適寢之室也。但經言適室。不言適寢者。以寢是大名。統室與房言之。此士之死在室內。又下沐浴含襲小斂。亦在室行之。故言室。不言寢也。記云。有疾。疾者齊。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此注云疾者齊。故於正

寢焉。是推言居正寢之由。禮記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鄭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是死於適室。所以正其終。兩注相兼乃備。春秋。莊公薨于路寢。

殺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於小寢。左傳。即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是也。云疾時處北墻下。死而遷之當牖下者。當。值也。言疾時處室之北墻下。死則遷之當室之牖下也。墻必言北者。以室中東西北三面皆有墻。故須言北以別之。若牖止有一。不須言南也。下記云遷尸。注。徙於牖下也。亦不言南。此注因經不言遷尸。故據記補之。云有牀衽。亦據記言也。記云。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注。衽。臥席。卽下莞上簟是也。云。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者。案。說文。注。覆也。衾。大被也。毛傳。衾。被也。賈疏云云。死必覆之。爲其形襲。經直云斂衾。不辨大小。鄭知是大斂衾者。以是時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小斂衾。而用大斂衾也。下經襲訖云。輶用衾。亦卽此衾也。至小斂訖。大斂之衾當陳。則用夷衾覆尸。下經男女奉尸俱于堂。輶用夷衾。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是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死。用大斂一衾以覆尸。及大斂時。兩衾並用。故云大斂所並用之衾也。引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輶用斂衾。去死衣者。見輶用斂衾。在遷尸之後。且覆之以衾。以便去死衣也。彼注云。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黃氏韓曰。復而後行死事。則輶用斂衾。當在復之後。然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則亦初無先後之別。今依經文。朱氏軾曰。未復不當用斂衾。吳氏廷華曰。未復亦不當去死衣。今案喪大記云。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彼注云。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是復時方望其生。豈有先加以斂衾之理。又喪大記注以去死衣中有復衣。則鄭意亦以輶用斂衾爲在既復之後矣。檀弓云。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蓋謂此數事並于始死之日爲之耳。非謂無先後之別也。據孔疏云。自復以下諸事並起。則復自在先。惟此綴齒始死甚略。不載設牀遷尸諸事。故以輶用斂衾括之。王氏士謨訓解云。輶用斂衾。當在既復之後。經以死于適室先之。立文不得不然。要之初死卽復。復後乃輶用斂衾耳。喪大記有疾病廢牀之文。詳下記。○禮經釋例云。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大斂于阼階上。殯則于西階上。案士喪禮死于適室。是始卒於室也。又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此小斂之席也。在室中。故曰戶內。又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此小斂後夷尸之牀也。在堂上。故曰兩楹之間也。餘詳下記大斂于阼下。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拔領于帶。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疏〕正義曰。復者。人子不忍死其親。冀精爲之。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疏〕氣之反而重生。故云復。檀弓所謂復盡愛之道。是也。據雜記云。復西上。則復者不止一人。鄭注謂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此云復者一人。士禮也。以爵弁服者。士冠禮陳三服。以爵弁服爲上。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凡復。皆用死者之上服。喪大記曰。君以卷。夫人

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纁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鄭注。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衰。則夫人用褕衣。而侯伯以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類。亦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徐氏乾學曰。稅衣即褕衣。雜記曰。復。諸侯以褕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褕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孔疏。下大夫以禮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禮衣也。其餘如士者。謂緣衣如士之妻。周禮夏采。天子復以冕服。是復皆用死者之上服也。簪裳于衣。謂連綴其裳于衣。使合爲一。以便何也。左何之者。左爲陽。何俗通作荷。古作何。沈氏形儀禮小疏曰。說文。何。僧也。臣鉉等曰。擔何。即負何也。凡簪何負何。皆在肩背。故云。左手何之。張云。左臂何之。皆非。廣雅釋詁。扱。插也。王氏疏證曰。插。扱。扱。古通用。爾雅釋器。扱衽謂之櫛。郭注。扱衣上衽於帶。此云扱領于帶。盛氏世佐儀禮集編曰。領。爵弁服純衣之領也。帶。復者之帶也。復者以左肩何爵弁服。而插其領於已之帶間。以固衣而登梯也。復時既不用冠。則帶譚之屬皆不用可知。張氏以帶爲復衣之帶。非。吳氏紱曰。簪裳又扱領。防遺脫也。經不言復者何服。下記云。復者朝服。喪大記同。注云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者。言士之復者。以有司爲之。蓋隸子弟私臣之屬。鄭注三禮。多解復爲招魂復魄。孔穎達云。招魂。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今案。此說非也。下經云。北面招以衣。則禮固言招矣。凡人身體謂之魄。其精氣謂之魂。禮運云。禮魄則降。知氣在上。知氣即魂也。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魄具而魂氣附焉則生。形魄存而魂氣離焉則死。楚辭所謂魂離魄散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檀弓曰。魂氣則無不之也。人始死。魂氣猶存。故孝子欲招之。使復附於魄以生。是以有復之事。故解復爲招魂復魄也。後世大招招魂之辭。蓋本禮經以爲名。云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者。周禮有夏采祭僕隸僕。皆掌復事。故云之屬。詳下。云諸侯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云。小臣復。鄭注。小臣。君之近臣也。孔疏據此。謂大夫士以下復亦用近臣。今案。此小臣。係與周禮大僕祭僕同官者。非內小臣。周禮。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其職親近于君。故亦云近臣。與喪服傳所謂近臣闕寺之屬別。云爵弁服。純衣纁裳也者。見士冠禮。云禮以冠名服者。此復者。但以衣裳招而不用爵弁。今經不云純衣纁裳。而云爵弁服。是以冠名服也。云簪。連也者。據釋名簪本爲連。冠於髮之名。今連裳於衣。亦名爲簪。又集韻簪或从蠶作蠶。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綴衣曰蠶。綴亦訓連也。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

三降衣于前

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疏〕

正義曰。周禮夏采。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

四郊。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檀弓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注。謂尊者求之備也。士禮但復于寢而已。此云升。謂升適寢之屋也。榮詳士冠禮。東榮西榮之前爲南。其後爲北。云升自前東榮者。謂自東榮之南以升也。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士亦未必有狄人之官。當使隸子弟設之。中屋。屋脊之上。聲高則遠聞也。北面招以衣。卽下記所云。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也。曰皋某復三。謂呼死者之名。而令其來復。三。卽喪大記所謂三號也。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喪大記曰。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諸文有詳略而義同。鄭注喪大記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孔疏。三號。號呼之聲三偏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降衣于前。前。謂南檐也。降衣。如魂之降也。喪大記曰。捲衣投于前。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捲衣自前投下。蓋前爲陽。冀生氣之來也。王氏士讓儀禮細解云。降只言衣。不云弁與裳者。弁不以復。裳連於衣。降則俱降。又案雜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喪大記曰。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是皆言復之變禮也。注云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者。檀弓曰。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鄭注。鬼神處幽闇。孔疏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道也。云皋。長聲也者。文選西京賦神皋薛注。皋。接神之聲。禮運孔疏。皋。引聲之言。引亦長也。云復。反也者。詩。我行其野。言歸思復。毛傳。復。反也。云降衣。下之也者。言復者何衣升屋。今自屋下之也。引喪大記者。證某爲死者之名。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鄭注。婦人不以名行。孔疏。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鄭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皋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皋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據鄭云。其餘則同。是卿大夫以下。周亦稱名矣。曲禮曰。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諸侯復曰。某甫復矣。是鄭所本也。孔叢子曰。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婦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稱也。今案喪服小記疏云。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與伯仲。是書銘也。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孔叢子謂復稱姓氏。不足據。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

〔疏〕

正義曰。受用簋。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簋。釋文。集釋。俱作簋。陸氏曰。本或作簋。石經考文提要定作簋。云。喪大記注。司服以簋待衣於堂前。可證。今案。周禮夏采注引此文。亦作簋。

當從簋爲是。注云。賈疏云。鄭知受之於庭者。以其降衣簋前。受而升自阼階。明知受之於堂下。在庭可知。云受衣亦一人。以上經云復者一人。決之也。云人君則司服受之者。周禮司服職曰。共其復衣服。是復時衣。司服共之。

則亦司服受之也。喪大記曰。掩衣投于前。司服受之。是也。士未必有司服之官。當亦隸子弟私臣之屬受之耳。云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者。據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云衣尸者。蓋暫覆之謂。若得魂反而依於衣

也。吳氏紱曰。受用簋。以爲魂之所依。不可徒手受。慎之也。以衣尸者。欲魂附衣復於體魄而更生也。若覆之而不生。則俟浴時竝此衣去之。鄭注喪大記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浴而去之。又注。去死衣。亦兼復衣言也。阼

階。主人平日所升之階。故敖氏云。升自阼階。象其反也。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屏。〔疏〕正義曰。降自後

之後以降也。西榮之後。即西榮之北也。喪大記曰。降自西北榮。孔疏。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屏爲便也。注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者。言復望得魂反。今魂不反。是虛反。故不欲由前降而由後降也。今案。鄭此說未然。此

時復者。方降衣於前。俾受者覆尸以冀其生。豈在屋上即逆意其不生。而不由前乎。蓋復者之降由後。示與升相變。亦爲徹西北屏便也。敖氏云。降於此者。與升時相變也。下文設奠之類。升降異階者。其義皆然。云降因徹西北屏。

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此說亦非。喪大記曰。甸人取所徹宿之西北屏薪用爨之。孔疏。爨。然也。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屏以然窋煮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云屏。是屋簷也。熊氏云。屏。謂西北隅隱屏之處。今案。

復者徹西北屏。亦是求其生。沈氏形曰。西北屏。乃室隱閣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神也。降衣于前。不知魂之反不反。故又徹西北屏。意魂或自此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徹西北屏者。通諸幽也。鄭謂若云此室凶不可

居然。則是方冀其生。而即致死之。不誠甚矣。豈招魂復魄之意邪。至喪大記云。取所徹屏薪用爨之者。本非爲用爨而徹。乃既徹。則用以爨。無用之用也。故用時謂之薪。而徹時不謂之薪。吳氏紱曰。徹屏者。欲其神自上而下。二說實

勝注義。沈說尤詳善。

右始死復

楔齒用角柶

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復者猶冀其生。復而不生。始行死事。楔齒至帷堂。事死

府。大喪共角柶。自天子至士同用角柶矣。角柶以楔齒。故又名爲楔。下記云。楔貌如輓上兩末。詳後。注云爲將含。恐其口閉急也者。案周禮注。鄭司農云。角柶。角七也。以楔齒。令可飯含。禮記孔疏云。楔。柱也。柶以角爲

之。長六寸。兩頭曲屈。爲將含。恐口閉急。故以柶柱張戶齒令開也。賈疏云。此角柶。其形與扱醴角柶制別。故屈之如輓。中央入口。兩末向上。案。柶狀如匕。本有兩末之形。非屈之使然。下綴足用燕几。是平日常用之几。則

角柶亦是平日常用之物。緣始死不能猝辦喪器。故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爲將屨。恐〔疏〕正義曰。檀弓

皆以生人之器爲用。賈謂與扱醴角柶制別。恐非。綴足用燕几。其辟屣也。今文綴爲對。

足。孔疏謂用毀竈之斃。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案。此殷禮。周用燕几。燕几。燕居常用之几也。注云綴

猶拘也者。謂拘束其足也。云爲將屨。恐其辟屣也者。辟屣。不直也。爲尸應著屨。恐足辟屣。故用燕几綴拘之令直

也。下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注。校。歷也。尸南首。凡歷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屣矣。張氏爾

岐云。凡兩頭有歷。並排兩足於兩歷之間以夾持之。是也。云今文綴爲對者。古今文疏義云。綴。正字。對。聲近假

借字。則以下記及禮記字說作奠肺醢醢酒升自阼階奠于戶東鬼神無家。設〔疏〕正義曰。奠肺醢醢酒者。檀

綴。故從古文。餘詳下記。奠肺醢醢酒升自阼階奠于戶東奠以馮依之。〔疏〕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

餘閣也與。鄭注。不容改新。孔疏。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度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下記云。若醴若酒。注云。或卒無醴。用新酒。是醴酒止用其一。爲始死促急不備。敖氏以醴酒具有爲四物。與記不合。盛氏世佐。秦氏蕙田。皆辨之。升自阼階。奠於尸東者。禮經釋例曰。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敖氏曰。此時尸南首。東乃其右也。奠於其右。若便其飲食然。記曰。卽牀而奠。當闕。用吉器。注。器未變也。亦是不容改異之意。注

云禮始於飲食。詩曰。神嗜飲食。故設奠以爲鬼神憑依之所。劉熙釋名云。喪祭曰奠。李氏如圭云。是謂始死之奠。自始死至葬之祭曰奠。不立尸。奠置之而已。朱子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莫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張氏爾岐曰。喪禮凡二大端。一以奉體魄。一以事精神。楔齒綴足。奉體魄之始。奠肺醢。事精神之始也。禮經釋例云。若然。則葬乃奉體魄之終。祭乃事精神之終也。荀子曰。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禮經釋例又云。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帷堂。事小訖〔疏〕正義曰。檀弓。曾子曰。尸未設飾。夫

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方氏慤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若是。則帷堂之禮。爲死者爾。豈爲生者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失禮意矣。盛氏世佐取方說。今案鄭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襲之。言方亂。非也。是仲梁子之言。鄭氏已非之矣。尸未設飾。未襲斂也。注云事小訖也者。張氏爾岐曰。以此時尚未襲斂。暫帷堂以爲蔽。故云事小訖。今考此篇。自始奠帷堂之後。三云徹帷。大斂帷堂之後。一云徹帷。君使人弔。徹帷。君使人撻。徹帷。此二者皆一屋卽下。雖云徹而未嘗徹。以弔撻之後。不更云帷堂也。及小斂云。卒斂徹帷。至大斂。復云帷堂。是小斂後之徹帷。乃全徹去。故曾子與仲梁子俱云小斂而徹帷也。然小斂大斂。俱是飾尸。故將大斂。復帷堂。及大斂訖。云卒斂徹帷。以後不更帷堂矣。檀弓經但言小斂。而注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襲之。實兼大斂言之。鄭氏之於禮精矣。大斂後所以不更帷堂者。以尸經已斂於棺。殯於肆也。茲因姜氏兆錫論帷堂徹帷之義未詳析。故特考之。又雜記曰。朝夕哭不帷。鄭注。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旣出。則施其屋。鬼神尙幽闇也。似大斂後仍有帷者。案此是帷極。非帷堂。喪大記曰。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注。帷之。鬼神尙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是極既殯之後。於殯旁帷之。與帷堂異。故雜記又云。無極者不帷。鄭注。謂旣葬也。棺柩已去。遂去帷。是也。又檀弓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禮朝夕哭不帷。蓋謂朝夕哭時。當暫去帷。以見殯肆。而敬姜之哭穆伯。仍帷之不去。故檀弓以爲非古也。此皆旣殯帷之帷。非謂帷堂也。

右楔齒綴足奠帷堂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
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
〔疏〕正義曰：赴于君者，使人告於君也。其辭詳下記。雜記曰：士計於同國大夫，其

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此經唯言赴于君者。舉其重者以該之也。檀弓曰父兄命赴者。父兄。謂諸父諸兄也。此謂始死。主人方昏。恐是春秋以後之禮。非古也。今案。大夫士之喪。同國則赴。異國則否。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也。唯記言他國之君大夫士亦皆赴。止於其君。非又案。大夫士之喪。同國則赴。異國則否。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也。唯記言他國之君大夫士亦皆赴。恐是春秋以後之禮。非古也。今案。大夫士之喪。同國則赴。異國則否。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也。唯記言他國之君大夫士亦皆赴。

西階降。故卽在西階東命之。亦不忍當主位之意。南面者。方氏苞曰。以赴者必南行。拜送宜鄉之也。注云赴告也者。下記注云。赴。走告也。雜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注義相兼。乃備。云臣。君之股肱耳目者。見虞書。以其與君爲一體。故必赴也。云死當有恩者。君之禮也。有賓則拜之。若下弔。弔之類。白虎通曰。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是也。賓。僚友羣士也。其位猶朝夕哭矣。〔疏〕正義曰。此謂因命赴見賓。遂拜之也。不然。則在室不出。云有。謂或有或無。不定也。鄭云。僚友。官同者。以其官同誼親。容始死卽來也。云其位猶朝夕哭矣者。謂賓位也。若主人則仍西階東。南面拜之。褚氏寅亮曰。未小斂前。主人堂下之位暫在此。旣小斂。乃卽阼階下西面位。李氏如圭曰。朝夕哭。賓位在庭。直東序及門東門西。

右使人赴君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

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疏〕正義曰。自此至堂下北

哭位。喪大記曰。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謂此時也。張氏爾岐云。主人哭位。惟小斂以前在此。小斂後則在階下矣。云入坐于牀東者。謂主人旣命赴而入室也。是時遷尸于牀。在室中牖下。牀東。尸之東也。敖氏云。至是方言坐。則先時主人亦立也。吳氏庭華云。前亦坐于此。二說皆未合。姜氏兆錫曰。喪大記。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哭最先。而哭位則序於此時者。蓋始死時。主人啼。婦人哭。乃創鉅痛深。心胆摧裂。發於不自禁者。此說得之。始死痛深。哭發於不自禁。追論哭位。上帷堂注云。事小訖也。謂事小定。故至命赴後入哭。乃序之。楊氏復曰。始死哭位。辨室中戶外堂下之位。喪大記。人君禮亦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者。非特男女內外親疎上下之位不可以不正。亦治喪馭繁處變之大法也。應氏鏞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蔡氏德晉云。尸首向南。足向北。主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又在主人之東。皆西面。向尸也。婦人俠牀者。男子牀東。婦人牀西。以近而言也。主婦坐于牀西。衆主婦又在主婦之西。皆東面。亦以向尸也。盛氏世佐云。俠夾通。俠牀。在牀西也。與男子相對。故曰俠牀。今案下記云。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僉夫

命婦在焉。亦坐。鄭注。別尊卑也。又案喪大記曰。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鄭注。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其男子立于主人後。女子立于夫人後。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鄭注。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又曰。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鄭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案。此經自主人而下。不言坐。亦不言立。據下記。則自主人主婦外。惟命夫命婦坐。餘則立。據喪大記。則士之喪。自主人以下皆坐。二者不同。盛氏世佐謂衆主人婦人不言坐。蒙上入坐之文可知。又以喪大記與此記異。爲各記所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經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使牀。俱不言坐。蒙上入坐文也。與喪大記正合。據喪大記。君之喪。主人主婦坐。餘皆立。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坐。餘皆立。士之喪則皆坐。似是等差如此。若士禮。衆主人以下立而不坐。則經亦當分別言之。不得僅云在其後也。盛氏張氏之說似是。至下記所云。與喪大記所言大夫之喪合。愚意當是記大夫之禮。而文有譌脫耳。如士冠是士禮。而記兼及大夫以上禮。卿射是大夫士禮。而記亦及諸侯以上禮。是其例也。不然。鄭注下記云。別尊卑也。注喪大記云。尊卑皆坐。截然不同。若俱士禮。鄭何無一言辨及乎。賈疏分別命士及不命之士。非詳訂疑。注云衆主人。庶昆弟也者。謂主人之庶昆弟也。敖氏云。衆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記云。衆主人免。記云。衆主人布帶。則是衆主人乃主言齊衰大功者。沈氏彤云。鄭所云庶昆弟。於死者爲衆子。不云衆子。而云庶昆弟。繼主人爲言當然耳。是衆主人即斬衰之親。下記所云親者。乃齊衰大功之親也。敖以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決此衆主人爲齊衰大功之親。不惟彼此殊絕。亦明與親者之文相妨。且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之下。並不言親者與衆兄弟。則是統齊衰至總麻之親。皆在其中。豈徒主言齊衰大功而已。此其疎也。鄭注下婦人云。妻妾子姓。亦專指斬衰者言之。蓋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其後。適妻在前。妾與子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於齊衰。及於大功。文王世子所謂以喪服之精麤爲序以次主人者。是也。云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者。沈氏彤云。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妻爲夫杖。婦爲舅姑不杖。明夫人與主婦。皆死者之妻。注。適妻。即主婦也。又鄭注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本注子姓。以婦人皆杖注推之。蓋專指女子子在室者。姓字牽連及之耳。今案沈申鄭義。皆是。但謂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爲統大功以下。則非耳。又方氏苞云。喪大記並舉主人主婦。道其親者在室。常也。此曰婦人。該其變也。蓋或死者妻早亡。則子婦不可以稱主婦。是方意以此婦人中兼有子婦矣。親者在室。

謂大功以上・父兄姑姊妹子姓在此者・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此亦兼男子婦人言也。謂之親者。對下在戶外堂下者言耳。其實比于在牀東西者爲少疎也。亦男子在東。婦人在西。吳氏紱云。言在室。則不必皆東西面。

蓋亦有於北塘下面者矣。以室中狹隘。又有弔襪者入焉故也。有同財之義。敖氏云。此親者繼婦人而言。則是亦專指婦人矣。

注云賈疏云知親者謂大功以上者以大功以上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是也沈氏彤云案下篇曰

下篇云・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其上云・主人踊無算・則親者固專指婦人・此篇下經云・婦人戶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阼階・則親者又專指男子・本經上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牀・下云親者在室・則親者兼男子婦人可知・敖

據一端爲說，非是。若鄭云大功以上者，但包齊衰之親，不兼上經衆主人，蓋下云主人及親者，不言衆主人，則親者宜在衆主人之外，故知鄭不兼言也。今案，沈說是也。鄭云父兄姑姊妹子

姓。本喪大記。據彼父兄子姓。又云姑姊妹子姓。凡屬齊大功者。皆在其內。賈疏據主人言。謂死者之諸父諸兄及諸姑姊妹之子。則死者之孫男女。及昆弟之子男女。此注子姓兼男女言也。

誤。詳訂疑。又沈氏

據文王世子。以喪服之精麤爲序。此確論也。上篇俠牀。謂斬衰者。此節在室。謂齊衰大功者。下節戶外堂下。謂小功以下者。經文敘次井然如此。

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衆婦人、衆兄〔疏〕正義曰。戶外。堂上也。案鄭注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云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故此哭位。男子在堂下。婦人在戶外堂上也。盛氏世佐云。戶外。室戶

外。先言婦人。自內及外也。其親疎同。而所立有遠近者。內外之辨也。皆北面向戶也。諸氏寅亮云。親疎之位。以室與堂分。男女之位。在室者以東西分。在堂者以上下分。注云小功以下。則總服亦統之矣。沈氏彤謂此小功總服婦

人兄弟中各有同性異姓是也或以左傳士躄月外姻至疑始死哭位不得有異姓不知外姻是言其遠者若近則始死亦即來也上言婦人下不言男子言兄弟者古人通謂姪姪爲兄弟又喪服傳謂小功以下爲兄弟故以

兄弟該也。

右尸在室主人以下哭位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人入將命。乃出迎之。寢門內門也。徹帷。

屋之事畢〔疏〕正義曰。自此至不辭入也。言君使人弔。使人謹之事。李穆亭曰。君使人弔。謹。不言者。則是君於則下之。喪。皆必有是禮矣。必徹帷者。以主人在堂下。使者致命於堂上。不可以帷隔之也。敖氏曰。喪

不迎賓。惟於君及君使則迎之。此不出外門者。別於君之自來也。先入門右道之。吳氏廷華云。見賓不哭。爲其以君命來。今案。喪大記曰。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鄭注。見人。謂迎賓客。據此經也。北面如見君也。注云使人。

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者。公食大夫禮云。使大夫戒各以者爵。此禮之通例也。云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者。使者。即賞也。喪事雖略於賓主之儀。亦必先使人將命。主人乃出迎也。云寢門。內門也者。賈疏云。大夫士唯

有兩門。以下云主人拜送于外門外。故知此寢門。內門也。云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者。賈疏云。謂襄帷而上。非謂全徹去。案。屋。說文閉也。雜記釋文引字林玉篇。亦皆云閉也。纂文云。古闔字。是字書並無襄帷之訓。沈氏形

云。屋。是帷之所以開闔者。故闔之曰施其屋。開之則曰屋之。猶門闔之闔訓高。亦訓通。其例一也。段氏玉裁云。士喪禮注曰。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雜記注曰。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閉也。據此二注。屋有舉之義。

與東都賦祛繡帷同。疑說文閉當作開。一說屋在開閉之閒。故策此二義。今案。段後一說略與沈同。文選注云。祛。舉也。廣雅釋詁云。祛。去也。又云。祛。開也。王氏疏證云。莊子肱餽簪司馬彪注云。從旁開爲祛。秋水篇。公孫

龍口味而不合。呂氏春秋重言篇。君味而不噎。高誘司馬彪注。噎。開也。祛祛味古通用。袖口謂之祛。義亦同也。竊疑此屋字與祛祛味亦通。曲禮。暑無褰裳。鄭注。褰。祛也。是屋有褰義。又下君使人謹。復云徹帷。是事畢

則下之。有事又徹之也。下小斂訖徹帷。經復云帷堂。此君使人弔。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

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疏〕正義曰。弔者入。謂入寢門。升自西階。東面。江氏筠云。聘禮。南面致命。聞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命。此不然者。以其尸在室中。弔主於死者。不容轉以身背之。東面致

命。乃於生死兩盡也。主人進中庭。褚氏寅亮云。中庭。東方之中庭也。故弔者東面向之致命。主人則北面受命。敖氏謂西方之中庭。非。盛氏世佐云。中庭。東西節也。其南北之節。蓋三分庭一在北。不在西方者。以聽君命故也。

江氏筠說同。今案。褚氏以爲東方之中庭者。據賓東面言也。盛氏江氏以中庭爲東西之中者。據聘禮賓自碑內聽命。碑在東西之中也。此時賓升西階致命。則中庭在東西之中。亦得東西向之。又聽命。宜近堂當中庭少北。盛氏江氏之

說是也。注云主人不升。賤也者。案喪大記曰。大夫于君命。升聽命。降拜。云大夫升聽命。則士賤不得升也。云致命曰。君聞下。則受命時得升堂也。大戴禮曰。大夫于君命。升聽命。降拜。云大夫升聽命。則士賤不得升也。云致命曰。君聞

子之喪。使某如何不淑者。此無正文。鄭約雜記爲言。雜記。諸侯相弔。弔者入。升自西階。東西。致命曰。宜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賈疏云。彼城鄰國之君。此弔已國之士。故不言實也。今案。弔已國之士。故亦不云君之喪。而云主人哭拜稽顙成踊。稽顙。頭觸地。成踊三者三。〔疏〕正義曰。上言主人見實不哭。至是實致命畢。乃哭也。拜

也。稽顙。隱之甚也。鄭注。隱。痛也。檀弓又曰。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此經云成踊。即有算之謂也。方氏苞曰。前此哀無停聲。踊無算。至是有君命以敬節哀。然後成踊。禮經釋例曰。凡君使人弔。主人皆拜

稽顙成踊。非君之弔。則拜而不踊。又曰。吉事之拜。以稽首爲最重。凶事之拜。以拜稽顙成踊爲最重。皆見君之禮。拜稽顙成踊者。即周禮九拜之振動也。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最爲得之。先後鄭不能

引伸其說。而各下己意。經義遂晦。今以禮經證之。始知其說之確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也。大祝九拜之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皆吉事之拜。由重而輕。振動、吉拜、凶拜。三

者皆凶事之拜。亦由重而輕。次弟周井井也。又周官九拜解曰。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類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類乎其至也。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喪

拜。似與經未合也。注云稽顙。頭觸地者。禮記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是鄭所本也。荀子曰。至地曰稽顙。案稽之言至也。稽首稽顙。同爲頭至地。惟稽顙以類觸地無容爲異耳。說文。類。類也。云成踊三者三者。案

曾子問。君薨。世子生三日告殯云。祝宰宗人衆主人啣大夫士哭踊三者三。孔疏。每踊三度。賓出主人拜送于外爲一節。如是者三。故云三者三。又檀弓疏云。跳躍爲踊。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是也。

門外〔疏〕正義曰。外門。大門也。對寢門爲外門。凡迎送之禮。迎于外門外者。送亦于外門外。此經迎于寢門外。送於外門外。又迎不拜而送拜。皆喪禮異也。此及上文但言主人。不言衆主人者。下記云。尸在

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注云。不二主。故喪君使人綏徹帷。主人如初。綏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禮拜賓惟王一人也。以上是君使人弔之禮。

綏之言遺也。衣被曰綏。〔疏〕正義曰。綏以助斂。說文。綏。衣死人也。少儀曰。臣致綏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致命曰。君使某綏。敵者曰綏。此云君使人綏。則於敵以下亦稱綏也。禮別更端。弔綏不同時。上君使

人弔。徹帷。此又言徹帷。則弔事畢即下之也。主人如初。謂如上弔時出迎先入諸儀也。綏者左執領。右執要。案衣之上曰領。裳之上曰要。敖氏云。此執衣如復。則是衣裳具。且簪裳於衣也。蔡氏云。綏衣多。恐此衣或與彼裳混。

則簪裳於衣以成一稱。宜也。入升致命。亦如弔時也。注云。禭之言遺也。衣被曰禭者。白虎通云。贈禭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禭之爲言遺也。衣被曰禭。知死者則贈禭。公羊傳。衣被曰禭。何注。禭。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穀梁傳。衣衾曰禭。劉向說苑亦云。衣衾曰禭。衾。即被也。蔡氏云。大斂時。衾亦在算。則固有以被禭者矣。云致命曰。君使某禭者。亦約雜記文。賈疏云。君禭雖在襲前。襲與小斂俱不得用。大斂乃用之。吳氏廷華云。大斂衣在外。主人拜如初。禭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疏〕正義曰。主人拜如初。拜君禭之命也。所以榮君賜也。

主人拜如初。禭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疏〕正義曰。主人拜如初。拜君禭之命也。所以榮君賜也。主人拜如初。禭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

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禭不出也。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也。

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疏〕正義曰。此以下言因君使人弔。出而見賓之儀也。○升降

解云。初喪。尸在室。不可乍遠。惟君命弔。不可不出。但既出而見賓之在焉。則又無漠然竟入之理。故因而拜之。敖氏云。唯君命出。小斂以前則然。升降自西階。自此至葬。其禮然也。於大夫云特拜。見於士亦旅之也。卽位

于西階下。此非正位。因事而出。乃在是耳。主人卽位。大夫宜辭之。謂不必以己故而留于外也。既辭。則主人乃入。大夫若或不辭。主人猶入矣。今案。升降自西階者。以阼階是主階。不忍由之。曲禮云。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

階。是也。有大夫則特拜之。有者。原是不定之辭。但自此至入也。皆言大夫賓之禮。上命赴云。有賓則拜之。以賓是士。故拜之而卽入。此賓爲大夫。是尊於己者。故特拜之。而少立于西階下。東面。皆以別於士。蓋西階下本無

位。此卽位。不過少立於此耳。李氏如圭以不辭爲不致弔辭。敖氏以不辭爲不辭主人使入。玩經文語勢。似放義爲長。王氏士讓曰。不待大夫之辭。而主人竟入。以尸旁不可久離故也。此說得之。又案喪大記曰。士之喪。於大夫。不

不當斂則出。此經云。唯君命出。則是小斂以前。大夫來弔。不當斂亦不出也。喪大記與此不合。但經是周公所作。非然不棄。記是後人所述。或有異聞。學者於經傳異同之說。遵經而舍傳。毋以傳而疑經可矣。注云。唯君命出。以

明大夫以下時來弔。禭不出也者。唯。獨也。獨君命出。則其餘皆不出也。所以然者。以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

不出拜賓也。經云遂拜賓者。係因君命出而拜之。非爲拜賓出。賈疏謂因事曰遂。是也。云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